

1918—1921年西藏协助尼泊尔修缮斯瓦扬布佛塔

——兼论近代西藏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

邱熠华

[摘要] 近代以来,由于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扩张,以及英俄竞争对这一区域产生的压力,引发喜马拉雅地区的政治、经济局势变动,导致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的关系呈现出“希望、挑战与挫折并存”的状态。这一时期藏尼间的政治关系因边界争端、贸易纠纷等长期存在,时常表现出冲突与矛盾,而两者间原有的宗教、文化及民间社会的联系仍绵延不断,为双方关系的保持与调整提供了多维的渠道。文章利用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两方面的史料,记述1918—1921年西藏协助尼泊尔修缮斯瓦扬布大佛塔等史事,力图呈现近代西藏地方与尼泊尔关系更加全面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 尼泊尔;近代西藏;文化交流;斯瓦扬布

[中图分类号] K281(214);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7)03-0044-08

中尼两国是山水相依的邻邦,历史上出现过法显、玄奘、王玄策、赤尊公主和阿尼哥等诸多为两国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而中国西藏地方与尼泊尔更是往来频繁,保持着历史、宗教、文化及贸易等密切的联系。近代以来,由于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扩张,引发这一区域政治、经济局势变动,影响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等喜马拉雅山麓诸国之间的关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的关系由于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贸易纠纷等问题累积,处于较为紧张的状态。到1930年初,双方关系甚至一度到达战争边缘,所幸最终得以和平解决。^①然而,这一时期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既未中断,且为双方关系的保持与调整提供了多维的渠道。

1918—1921年,尼泊尔对加德满都著名的宗教建筑斯瓦扬布佛塔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十三世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地方为工程捐资1万尼泊尔卢比,修缮工程启动及竣工之时,都有西藏地方政府派遣的代表团参加并主持庆贺仪式。这在尼泊尔藏文文献中都有记载。本文主要利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ཏཱ་ལའི་བླ་མ་སྐུ་ཕྱིན་བརྩུ་གསུམ་པ་བྱུང་བཟུང་བྱ་མཚོའི་དཔྱད་ཚིགས)等藏文资料中有关1918—192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人协助尼泊尔修缮斯瓦扬布佛塔的记载,结合尼泊尔方面的记述,探讨近代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展示近代藏尼关系多元立体的历史面相。

^① 有关1930年藏尼关系危机的详情,参见邱熠华:《1930年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危机探析》[J],《中国藏学》2012年第2期。

一、斯瓦扬布佛塔

斯瓦扬布佛塔(Swayambhu Caitya),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郊的斯瓦扬布山顶,至今约有1500年的历史,受佛教和印度教共同信奉,是尼泊尔最古老的宗教遗迹之一。因周边山林中生活有大量的猴子,也被称为“猴庙”(Monkey Temple)。

斯瓦扬布佛塔的塔基为白色半球形,有9个金饰佛龕,供有五方佛和四度母佛像。^①第二层为四方形,四面各绘着一双巨眼,象征佛眼法力无边;每对慧眼下还有一个红色问号形的尼泊尔数字“1”。第三层是13个铜制镀金圆盘叠成的圆锥形,象征菩萨从因至果的十三行位。第四层是象征日月二光的两层圆轮。第五层塔顶承托着一个巨型华盖,华盖顶上又竖起高达数米的铜质鎏金宝顶。斯瓦扬布佛塔是尼泊尔佛教金塔建筑的杰出典范。主塔周围还分布着大小各异的庙宇、佛像、佛塔、经轮等。

据尼泊尔的传说和文献《自生往世书》(Swayambhu Purana)^②等记载:远古时代,加德满都地方本是一片大湖,湖里有一株会发光的莲花,因此该地名为“斯瓦扬布”(自体发光之意)。文殊菩萨从摩诃支那(中国)的五台山慕名前来,一见莲花便感知花中有一座会自体发光的大梵天佛像,所以,取出神剑,劈山泄湖,加德满都谷地因此形成。^③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期,尼泊尔李查维(Licchavi)王朝早期的毗湿·德瓦国王(King Vrsadeva)修建该塔^④;1349年,该佛塔被孟加拉穆斯林军队所毁,后重建;^⑤17世纪尼泊尔马拉王朝时期,普拉塔布·马拉国王(Pratap Malla)曾在其周边增建佛塔及金刚曼陀罗(Vajradhatu Mandala),并在东面山坡铺设石阶路等。^⑥1918—1921年间,在中国西藏以及不丹、锡金等周边地区佛教信众的捐助和支持下,尼泊尔对斯瓦扬布佛塔进行了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修缮。^⑦2008—2010年,尼泊尔再次对斯瓦扬布进行修缮。2015年4月尼泊尔大地震后,斯瓦扬布佛塔周边的部分庙宇倒塌,佛塔本身幸未受到严重破坏,至今耸立于斯瓦扬布山顶,供四方游客和朝圣者参观瞻仰。

二、西藏派人修缮尼泊尔佛塔的记载及历史传统

西藏地方与尼泊尔有着共同的佛教信仰,藏传佛教信众也把斯瓦扬布视为重要的佛教圣迹。在藏语中,斯瓦扬布佛塔通常被称作“帕巴杏衮”(པཔ་ཤེང་མེད་ལྷ་མོ་ལྷ་མོ་)。关于其含义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殊胜万树园”,因为斯瓦扬布所在的山上长满了各种树木;二是根据尼泊尔语言中“斯瓦扬布”原有的“自然天成”之意,因此,藏语也将其称作“让琼却且钦波”(རང་བྱུང་མཚན་ཉིན་ཚེན་པོ་),意为“自成大佛塔”。

历史上,一直有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僧侣、信众前往尼泊尔朝拜佛塔,逐渐形成了西藏地方政府派人前往尼泊尔修缮佛塔的传统。相关史事见于中外各类史籍,举要如下:

《尼泊尔中世纪史》(Medieval Nepal)载:1751—1757年,西藏的喇嘛前来修缮已残破的斯瓦扬布

^① [http://chinabuddhismencyclopedia.com/en/index.php/Svayambhu Mahacaitya: A survival of Indic Buddhism in Kathmandu valley by Min Bahadur shakya.](http://chinabuddhismencyclopedia.com/en/index.php/Svayambhu_Mahacaitya:_A_survival_of_Indic_Buddhism_in_Kathmandu_valley_by_Min_Bahadur_shakya)

^② 《自生往世书》(Swayambhu Purana, 也作 Svayambhu Purana, 或译作《斯瓦扬布史书》):一部记述加德满都谷地起源与发展的古代佛书。全书共分10章,记载了所有来过加德满都的诸佛的细节,并介绍了加德满都各佛教圣地的情况。

^③ Rishikesh Shaha, *Ancient and Medieval Nepal*. New Delhi: Manohar Publications, 1992, p. 122; 姚长寿:《尼泊尔佛教概述》[J],《法音》1987年第2期。

^④ 有关斯瓦扬布佛塔的最初修建时间,现代历史学家根据刻于464年的碑文等记载,是由尼泊尔李查维王朝时期的毗湿·德瓦国王修建。毗湿·德瓦是有明确历史记载的李查维王朝第一任国王马纳德瓦国王(King Mānadeva, 464—505)的曾祖父。参见 *Ancient and Medieval Nepal*, p. 122; 夏恩克·塔帕著,王孺童译:《古代和中世纪的尼泊尔佛教》[J],《法音》2011年第4期。

^⑤ Mary Shepherd Slusser, *Nepal Mandala;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Kathmandu Valle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7—58.

^⑥ Niels Gutschow, David N. Gellner, and Bijay Basukala, *The Nepalese Caitya: 1500 Years of Buddhist Votive Architecture in the Kathmandu Valley*. Edition Axel Menges, 1997, p. 88.

^⑦ *The Nepalese Caitya: 1500 Years of Buddhist Votive Architecture in the Kathmandu Valley*. Edited by Axel Menges, 1997, p. 92; Hem Raj Shakya, *Sri Svayambhu Mahacaitya*. Kathmandu: Svayambhu Vikash Mandala, 2004, p. 319.

佛塔。通过捐赠转经筒,并在斯瓦扬布山修建纯藏式的寺院,把藏式风格带到这里。^①1769年,崛起于尼泊尔西部的廓尔喀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Prithvi Narayan Shah)先后征服了加德满都谷地的加德满都、帕坦(Patan)和巴德岗(Bhadgaon)3个王国,以武力统一了加德满都谷地,成为新的尼泊尔国王。1770年,西藏地方政府派人前往尼泊尔修缮佛塔,并带去给新国王的贺信和礼品,信中阐明藏尼间的历史往来关系,要求“保持西藏每年派往尼泊尔修建佛塔的人和香客、商人来往畅通,尼泊尔的商人和金、银、铜等各种工匠到西藏的道路畅通”^②。《多仁班智达传》载:按照旧例,西藏派孜仲·噶丹噶久(ཅེ་ཏུང་འཇམ་དཔལ་འཇུག་པོ་)和孜哲朗医生(ཅེ་འཕམ་ལ་ནང་ལེམ་ཅི)俩去粉刷尼泊尔两座宝塔和采办香料药物等。^③

两次廓尔喀侵藏战争(1788—1789、1791—1792)结束后,清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鉴于西藏喇嘛与“外夷部落私相往来”,以致招引外敌入侵的教训,规定由驻藏大臣掌管西藏一切对外事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二条明确规定:

嗣后凡外番^④和克什米尔之商人均需造具名册,呈报驻藏大臣衙门存案……各该商人不论前往何地,须由该商人头目事先呈明经商路线,报请驻藏大臣衙门发给印照……外番出境时,各地营官应严加盘查。达赖喇嘛派赴巴勒布^⑤修塔之人以及前往朝拜佛塔之人,俱应由驻藏大臣发给印照,限定往返日期。^⑥

清朝道光年间,又出现了西藏地方僧人未经西藏地方政府(摄政)和驻藏大臣批准,私自前往尼泊尔修缮佛塔的情况。驻藏大臣文干上奏,道光皇帝于二年三月乙卯(1822年4月1日)谕令惩罚涉事边界营官,再次申明法纪。《清实录》载:

谕军机大臣等:“文干等奏申严边禁一折。据称:‘藏属西南边缺绒辖尔营官所管之纳溪山洞,向有安都喇嘛磋竹让珠在彼念经修行。上年该喇嘛以廓尔喀地方吉绒噶速塔顶坍塌,拟请募修。当经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寄信阻止,该喇嘛仍派徒众十余名由聂拉木出境,在阳布(加德满都)雇匠兴修。廓尔喀亦派彼处喇嘛帮同修理。现在塔顶已修七层,工程将次完竣,该喇嘛磋竹让珠明年即前往开光’等语。廓尔喀地方虽经内附,究在唐古特边外。该喇嘛擅派徒众径赴阳布,捐修吉绒噶速塔工,实属私越边境。既据该大臣等查明,该喇嘛平日修行尚为安静,因不谙定例致蹈愆尤。若遽令中止,顿弃前功,恐边外夷人不免心生疑惧。著照所议,于该喇嘛修塔事毕后,即将前差徒众速行撤回,并严饬该喇嘛磋竹让珠,不准亲往开光。嗣后如有欲作善事者,须令在内地尽心筹办,毋许再行私越境界,致干重咎。至聂拉木营官于该喇嘛出境时既未严行阻止,又不随时禀报,殊属有乖职守。现任营官拉尔吉雄巴著即行斥革,以示惩戒。其绒辖尔营官于境内居住之喇嘛私行派赴边外毫无觉察,亦属疏忽,所有兼管该营官之后藏戴璋汪金彭楚克,著不准其兼管营官事务,仍罚俸一年……该大臣等务严饬各边界营官,遵照定例,

^① 据尼泊尔方面的资料,这是关于修缮斯瓦扬布佛塔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最早记录。据说这次修缮是由一位名叫次旺诺布(ཅོ་དཔལ་ནང་པོ་)的西藏喇嘛于1726和1748年两次到尼泊尔朝圣后提议的。另据尼方资料所记,远在14世纪下半叶,就有萨迦本钦·释迦桑布(དཔལ་ལྷན་པོ་)捐献50盎司(约合30两)黄金用于装饰斯瓦扬布佛塔。详见D.R.Regmi, *Medieval Nepal. Part 4, Patan*, inscrrs. pp. 150—151; *Nepal Mandala: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Kathmandu Valley*, p. 71; *The Nepalese Caitya: 1500 Years of Buddhist Votive Architecture in the Kathmandu Valley*, pp. 87—90.

^② 夏格巴·旺曲德典著,刘立千等译:《藏区政治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337页。

^③ 此处所载西藏地方派遣两名官员赴尼泊尔朝塔办事的时间大致在1788年春夏之交,即第一次廓尔喀侵藏战争爆发前。详见丹津班珠尔:《多仁班智达传》[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246—249页;邓锐龄、冯智主编:《西藏通史 清代卷》[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277—280页。

^④ 此处所指“外蕃”应包括长年驻藏经商的尼泊尔商人。

^⑤ 巴勒布:藏语པལ་པལ་པོ་的音译。清代文献中用以指尼泊尔,尤指18世纪中叶廓尔喀王朝统一尼泊尔全境前,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的、由马拉王朝后裔建立的三个分立政权,即阳布(也作颜布、雅布木,今加德满都)、叶楞(也作叶棱,今帕坦)、库库木(今巴德岗)。

^⑥ 乾隆五十八年(1793)《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Z](3),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826页。

达尔玛·曼·吐拉达哈 捐资7.5万NRs。^①

这次修缮工程对整个佛塔进行了重新翻修,拆除了原有的塔尖,制作了新塔尖,还新换了中轴。塔基原来供奉有五方如来佛像,这次新塑了其中一尊大日如来佛(Vairocana)佛像和四尊度母像(Saptalocanī, Mamakī, Pāṇḍarā, Ārya Tārā),制作了以镀金铜装饰的新佛龕,并在佛塔周围立起转经筒等。^②此次修缮工程由尼泊尔著名建筑师觉哥比尔·斯塔皮提(Jogbir Sthapit)^③主要负责,首席工匠是觉哥维热·吐拉达哈(Jogavira Tuladhar)、尼瓦尔艺术总监迪尔加维热斯姆哈·塔姆热卡尔(Dhirjavirasimha Tamrakar)、木工哈尔萨热特纳·吐拉达哈(Harsaratna Tuladhar)、石工比姆·热加·释迦(Bhim Raja Sakya)等。^④修缮工程共持续了3年,在工程开始之初和竣工之后,尼泊尔和西藏等地的僧人分别按照各自的传统举行了宗教仪式。^⑤

修缮工程的带头人和重要捐助人达尔玛·曼·吐拉达哈及其女婿普沙巴·桑达尔·吐拉达哈(Pushpa Sundar Tuladhar, 1885—1935)是此次斯瓦扬布修缮工程的核心人物。他们长期从事尼泊尔与西藏地方间的商业贸易,拥有大量的财富和广泛的人脉,与尼泊尔和西藏地方的上层均有往来。正是在他们的积极组织和协调下,此次重大的佛塔修缮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达尔玛·曼·吐拉达哈也被称作达曼·萨胡(Dhaman Sahu),属于尼瓦尔^⑥吐拉达哈家族。他的父亲博达哈·比尔·辛格·吐拉达哈(Buddha Bir Singh Tuladhar)曾在拉萨经营商号“曲兴萨雅”(Chhusingsyar),在西藏的江孜、帕里,以及拉达克、加尔各答等地都有分号。早年间,达尔玛曾在拉萨居住并从事贸易,直到1898年返回加德满都,此后投身于支持尼泊尔的佛教事业。^⑦如迎请和供养1925年到达加德满都的西藏僧人(Kyangtse Lama)。^⑧他的长子特里热特纳·曼·吐拉达哈(Triratna Man Tuladhar, 1905—1986)曾先后3次(1928—1929、1935—1941、1947—1953年)前往拉萨经营商业,在拉萨生活13年,并于1947年担任西藏的尼泊尔商会主席。^⑨特里热特纳的长子、达尔玛的长孙普热特克·曼·吐拉达哈(Pretek Man Tuladhar, 1924—1991)继承家族商业,于1939年到达拉萨,直到1948年返回加德满都,1952—1960年再次回到拉萨,先后在拉萨生活了17年。^⑩

普沙巴·桑达尔·吐拉达哈出生于加德满都,在拉萨经营名为“郭热斯雅尔”(Ghorasyar)的商号,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也设有公司。普沙巴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为修缮佛教圣迹和寺院做了大量的布施。1918—1921年修缮斯瓦扬布佛塔期间,他和堂兄哈萨·桑达尔(Harsha Sundar)和然姆·桑达尔·吐拉达哈(Ram Sundar Tuladhar)等捐资重修了塔基部分的佛龕,重塑了大日如来佛像和四度母像。^⑪1920年,吐拉达哈家族还捐资翻修了加德满都供奉有观音菩萨像的白麦卓群拿神庙(Jana Baha

① Sri Svayambhu Mahacaitya, pp. 320—321.

② Sri Svayambhu Mahacaitya, p. 320.

③ 觉哥比尔·斯塔皮提(1838—1926):尼泊尔最负盛名的建筑师,擅长把西方现代建筑与尼泊尔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曾设计建造纳拉扬希蒂王宫(Narayanhiiti Royal Palace),晚年时主持斯瓦扬布佛塔的修缮等。

④ Sri Svayambhu Mahacaitya, p. 321.

⑤ Sri Svayambhu Mahacaitya, p. 312.

⑥ 尼瓦尔(Newar):尼泊尔的世居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加德满都谷地及周边区域。目前约有130多万人口。尼瓦尔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目前一部分尼瓦尔人已不讲尼瓦尔语,而是讲尼泊尔语(也称作卡斯语)。在信仰上,尼瓦尔人绝大多数都信奉佛教和印度教,并认为这两种宗教是相通的。尼瓦尔人在雕刻、绘画、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成就闻名于世。

⑦ Sarah LeVine and David N. Gellner, *Rebuilding Buddhism: The Theravada Move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Nepa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02.

⑧ Sri Svayambhu Mahacaitya, pp. 330—332.

⑨ 特里热特纳回到尼泊尔后,于1953年起成为加德满都商会执行委员,直到1955年卸任。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iratna_Man_Tuladhar.

⑩ 普热特克爱好集邮、摄影和收集钱币,长期与世界各地的同好通信。他所使用的西藏邮票,成为研究西藏邮政发展史的重要资料。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atek_Man_Tuladhar.

⑪ Sri Svayambhu Mahacaitya, p. 320.

Temple)的屋顶。1925年,普沙巴再次前往拉萨,直到1935年,决定返回加德满都,但在离开拉萨不久后,死于途中。^①他的第二个儿子、达尔玛的外孙卡如纳·热特纳·吐拉达哈(Karuna Ratna Tuladhar, 1920—2008)于1934年到拉萨经营贸易,曾在拉萨生活17年,并于1952年起担任西藏的尼泊尔商会主席,直到1954年离开拉萨。^②

通过达尔玛及其女婿普沙巴的家族略史不难看出,近代以来,这样一群长期从事尼泊尔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商业贸易的尼泊尔商人,不仅为自身及其家族积累了财富与声望,也成为当地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不仅促进了商品货物的流通,也以“连接人”的角色身份传递着社会文化的信息。

关于这次修缮斯瓦扬布佛塔的史事,藏文史籍也有记载,如《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载:

藏历火蛇年(1917)十月,尼泊尔佛祖木质灵塔(འཕགས་པ་ཤིང་ཀླན་མཚོད་རྟེན)由于木料腐烂等缘故,需要修缮。多丹释迦夏日赛(རྟོགས་ལྡན་འགྲུ་ཤིད་རིགས་སྐུ)和曲森夏的尼泊尔撒乌(རྩ་སྲིན་ཤར་གྱི་བལ་པོ་ལུང)二人向达赖喇嘛提出重新修缮的请求。西藏政府承担了修缮的任务,同时,达赖喇嘛派强孜曲杰(བྱང་ཅེ་ཚོས་རྗེ)强巴曲扎(བྱམས་པ་ཚོས་གྲགས)、下密院(ཚོག་གྲུ་རྒྱུད་སྤོང)持明者(རིག་པ་འཛིན་པ)十七名,主管修缮的孜恰堪旁洛桑克却(ཅེ་ཕྱག་མཁན་རྩེད་སྤོང་མཁན་མཚོག)和列恰、孜恰才旺平措(ལས་བྱ་ཅེ་ཕྱག་པོ་དང་ཚེ་དབང་ཕུན་ཚོགས)等人前去。拨给所需经费及酥油、糌粑、毡毯等许多物品,并就修缮方式等做了指示。修缮人员于同年十月二十九日离开拉萨。^③

结合两方面的记载:这里提到的“多丹释迦夏日赛”,རྟོགས་ལྡན是“证士、得道者”之意,而释迦夏(འགྲུ་ཤི)与前文1918年修塔指资外单上提到的释迦斯(Sakyasri)的发音非常接近。因此,“多丹释迦夏日赛”可能是最初提出修缮斯瓦扬布佛塔的藏族喇嘛释迦斯。而“曲森夏的尼泊尔撒乌”可能是达尔玛·曼·吐拉达哈,因为他家在拉萨的商号叫做“曲兴萨雅”(Chhusingsyar),与曲森夏(རྩ་སྲིན་ཤར)的发音非常接近。

正如引文所言,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接到尼泊尔方面协助修缮斯瓦扬布大佛塔的请求后,不仅派出负责修缮的孜恰等官员、提供资金及物品,还特意派出强孜曲杰率领僧众前往尼泊尔参与开工典礼,并主持藏传佛教仪式。这位强孜曲杰·强巴曲扎就是民国时期西藏格鲁派高僧、曾担任第九十任甘丹赤巴的强巴曲扎。据《东噶藏学大辞典》等资料记载,藏历十四饶迥金狗年(1850),强巴曲扎出生于康区朱倭炉霍地方(ཅི་རྟོ་བླག་འགོ,今四川省炉霍县)。^④幼年时,入当地寺院甘丹热且南杰林(དགའ་ལྡན་རབ་བཟན་རྩམ་རྒྱལ་སྲིད),学习读写、诵读经文及宗教仪轨。青年时,来到拉萨,入哲蚌寺洛色林扎仓朱倭康村(འབྲས་སྐུངས་སྒྲོ་གསལ་སྲིད་ཅི་རྟོ་ཁང་ཚན)。依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三世普布觉活佛强巴嘉措(བྱམས་པ་རྩ་མཚོ)⑤受沙弥戒和比丘戒。精通五部大论,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随后入拉萨下密院(རྒྱུད་སྤོང),学习密宗及仪轨,获得密乘学者“昂然巴”(ལྷགས་རམས་པ)称号。先后担任下密院翁则(དབུ་མཛད)、堪布、强孜法王等僧职。他在担任强孜法王期间,受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前往尼泊尔主持斯瓦扬布佛塔的修缮启动仪式。藏历十五饶迥鸡年(1921),强巴曲扎成为第九十任甘丹赤巴。任职7年,直到1927年期满卸任。他生活简朴,凡有供奉之物,

① Kamal Ratna Tuladhar, *Caravan to Lhasa: A Merchant of Kathmandu in Traditional Tibet*. Kathmandu: Lijala & Tisa, 2011, p. 3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shpa_Sundar_Tuladhar.

② 卡如纳返回尼泊尔后,与其兄长鲁帕乌·热特纳·吐拉达哈(Lupau Ratna Tuladhar, 1918—1993)于1959年创办尼泊尔交通公司,被称为尼泊尔现代交通事业的先行者。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runa_Ratna_Tuladhar.

③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第192页;《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认定记》第244页。

④ 有关强巴曲扎生平参见蒲文成、唐景福、才让等译:《东噶藏学大辞典 历史人物类》[Z]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2005年,第176—177页;《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认定记》第2009页;《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认定记》第388—389页; <http://treasuryoflives.org/biographies/view/Trichen-90-Jampa-Chodrak/7870>.

⑤ 三世普布觉活佛强巴嘉措(1825—1901),10岁时入色拉寺杰扎仓学经,21岁时在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37岁起担任十二世达赖喇嘛赤列嘉措的经师,53岁起担任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经师,直至1901年77岁时圆寂于拉萨。

尽可能地用于善业。①藏历木鼠年(1924),他把1万藏银捐献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修建印刷厂,并塑造弥勒佛等佛像。②藏历火牛年(1937),他于88岁高龄时圆寂于拉萨。③

1921年,斯瓦扬布大佛塔修缮竣工,十三世达赖喇嘛又派出夏孜法王(ཤར་ཅེ་ཚོ་ལ་ཇེ)洛桑坚赞(སྐལ་བཟང་རྒྱལ་མཚན)一行,前往尼泊尔参加修复开光仪式。藏历金鸡年(1921)四月,洛桑坚赞一行完成使命,返回拉萨后,拜见达赖喇嘛。④洛桑坚赞出生于多康雅热地方(མངོ་ཁམས་ཡག་ར),⑤入色拉寺杰扎仓拉瓦康村(ལེ་ཕྱིས་ལ་གྲང་ཚན),精通五部大论,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入上密院,先后任翁则、堪布、夏孜法王。1927年出任甘丹赤巴,任职6年后,于1932年圆寂。

在斯瓦扬布大佛塔修缮工程开工和竣工之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不仅延续历史传统,派出专人主管修缮(孜恰洛桑克却和才旺平措等人)、捐助经费、提供物品,还先后两次派遣甘丹赤巴候选人——强孜法王强巴曲扎和夏孜法王洛桑坚赞,两位具有深厚佛学修养的高僧专程前往尼泊尔,代表西藏地方参与典礼、主持藏传佛教仪式,这说明十三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对斯瓦扬布佛塔修缮事宜非常重视,也反映出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对藏尼关系的重视。

四、小结与讨论

尼泊尔学者普热姆·R. 乌普热提在《尼藏关系1850—1930年》一书的结论部分中指出,“1900年至1930年间,尼藏外交关系是一种充满挑战、希望和挫折的关系”,“有三大要素扰乱了横跨喜马拉雅地区原有的政治局面,即:帕里(Phari)路线的开通,中国在西藏宗主权的削减,以及俄国为填充政治真空所做的努力”。⑥诚如普热姆所言,19世纪90年代,随着连接印度与我国西藏的帕里路线开通,噶伦堡等地的贸易日益繁荣,原有的由加德满都经库提(Kuti,今西藏聂拉木)和科隆(kerong,也作 Kyirong,今西藏吉隆)的贸易线路受到很大影响,尼泊尔失去了跨喜马拉雅贸易的垄断地位,再加上贸易纠纷、边界争端、混血儿(Khachara)的管辖权⑦等问题长期存在,使得尼藏政治关系处于较为紧张的状态。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尼泊尔商人长期从事商业贸易,往返于加德满都与拉萨之间,各式各样的货品和大量的资金在两地间流动,是商业贸易和社会生活的连接者;而1918—1921年西藏协助尼泊尔修缮斯瓦扬布大佛塔等史事,则反映双方延续历史传统的同时,重视宗教文化交流这一重要渠道。

以下简要列举《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中有关近代西藏地方与尼泊尔关系,尤其是双方文化交流

① 据《东噶藏学大辞典》记载,过去甘丹赤巴辖有许多寺庙庄园,平常开销以外的所有收益均归于法台拉章。但此圣者(强巴曲扎)却只留下法台殿日常供奉、开销之必需,其余悉数献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新开甘丹大法会之顺缘(དགའ་ལྷན་ལྷན་ཆེན་མོ་གསར་འཛུགས),故而使学法事业大为发展。《东噶藏学大辞典 历史人物类》(上)第177页,《དྲུང་དགའ་ཆེན་མོ་འཛིན་ཆེན་མོ》第389页。

②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第203页,《དྲུང་ལའི་སྐལ་བཟང་ལྷན་ཆེན་མོ་གསར་འཛུགས་ལ་ལྷན་སྐྱོད་ལྷན་ཆེན་མོ་འཛུགས》第274页。

③ 关于强巴曲扎出生和圆寂的时间有不同的记载:出生时间有1849年、1850年、1876年3种说法,圆寂时间有1926年、1937年和1947年三种说法。东噶先生记为:“我入寺为僧的第二年即第十六饶迥火牛年(1937)听说此卸任法台圆寂,依次推论,其出生年当是第十四饶迥铁狗年(1850)。”

④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原文为:夏尔巴曲杰洛桑坚赞一行去参加尼泊尔甲戎卡雪灵塔(མཚན་ལོ་གོ་རྩེ་ལྷ་མོ་ལྷ་མོ་ལྷ་མོ་)修复开光仪式之后,返回拉萨,向达赖喇嘛行禀到礼。此处疑误,应为帕巴杏衮即斯瓦扬布大佛塔。根据各方资料记载,1921年举行了斯瓦扬布佛塔竣工典礼,并未见甲戎卡雪于同一时期有大规模修缮。《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第199页,《དྲུང་ལའི་སྐལ་བཟང་ལྷན་ཆེན་མོ་གསར་འཛུགས་ལ་ལྷན་སྐྱོད་ལྷན་ཆེན་མོ་འཛུགས》第260页。

⑤ 有关洛桑坚赞生平的资料较少,参见《东噶藏学大辞典 历史人物类》(上)第177页,《དྲུང་དགའ་ཆེན་མོ་འཛིན་ཆེན་མོ》第389页;http://treasuryoflives.org/biographies/view/Trichen-91-Lobzang-Gyeltsen/9049。

⑥ Prem R. Uprety, *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 Years of Hopes, 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 Kathmandu: Kantipur Offset Press, 1998, p. 193; (汉译版)普热姆·R. 乌普热提著,王维强、黄维忠、聂红萍译:《尼藏关系1859—1930: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M],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事译丛(28),第166—167页。

⑦ 混血儿的管辖权问题:尼泊尔宣称对所有由尼泊尔父亲、西藏母亲的尼泊尔混血儿有管辖权,一些混血儿借此逃避西藏地方政府的管理,甚至为非作歹,妨碍司法。西藏地方政府为此多次向尼泊尔提出交涉,尼方却不愿放弃混血儿管辖权。详见《尼藏关系1859—1930: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第126—129页。

方面的记载:1. 西藏地方的重要庆祝活动,邀请尼泊尔人参加。如藏历土兔年(1879)六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有尼泊尔代表参加。^①2. 尼泊尔使团前往北京朝贡^②,通过西藏地方时,得到西藏地方的招待。如藏历金虎年(1890)七月十五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见廓尔喀王室向皇帝进贡后返回的人员。^③金鼠年(1900)三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受向皇上进贡回归的廓尔喀嘎基主仆的辞别礼。^④3. 西藏地方向尼泊尔赠送佛经。如藏历土猪年(1899)七月,应廓尔喀王室的请求,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孜仲色拉寺麦巴扎仓的赤列丹巴(འཕྲིན་ལས་དཔལ་པ)给尼泊尔送去大藏经一套。^⑤4. 尼泊尔廓尔喀王室为表示友好,向达赖喇嘛赠送大象、骏马等礼物。如藏历金鼠年(1900)年十月,廓尔喀王室赠送达赖喇嘛一头大象和一匹海骝骏马(རྟ་མཚོག་ཁུང་པོ་ཚེ་ལགས་)⑥;金猴年(1920)十一月,廓尔喀王室赠送两头大象,达赖喇嘛任命雪尼孜仲和大象饲养官前去迎接。大象到达拉萨后,在罗布林卡十三世达赖喇嘛驻锡的寝宫坚赛颇章(བླུན་པས་ལ་ཕོ་བྲང་)前搭起帐篷,观赏大象,并给藏尼两方的饲养人员摸顶加持,赠送礼物。^⑦5. 尼泊尔商人担任拉萨传昭大法会的施主。藏历水猪年(1923)正月,尼泊尔人尼玛、尼泊尔宗日商店的主人曲吉等担任该年传昭大法会施主,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其赐护身结和喜茶。^⑧

综上所述,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西藏地方与尼泊尔的关系呈现出多维立体的图景:政治上,由于受到英印政府的干涉及英俄竞争对这一区域形成的压力等原因,藏尼关系以纠纷和冲突为主线,但传统的政治联系并未中断,尼泊尔代表参加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等西藏地方的重要活动,廓尔喀王室向达赖喇嘛赠送大象等礼物,以示友好。经济上,木斯塘、库提(聂拉木)和科隆(吉隆)等地多次发生的食盐贸易危机,尼泊尔在跨喜马拉雅贸易中垄断地位丧失带来的心态变化等,导致藏尼贸易在曲折中发展,但穿越喜马拉雅的商队却络绎于途。社会文化方面,在拉萨经营贸易的尼泊尔商人群体,在赢得财富和声望的同时,也成为当地社会公共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赞助人,如1918—1921年为斯瓦扬布大佛塔修缮工程捐助大额善款并协调各方关系,1923年担任拉萨藏历新年传昭大法会赞助人等。宗教文化方面,不仅有西藏地方向尼泊尔赠送《大藏经》、协助修缮斯瓦扬布佛塔等官方层面的交流,佛教信徒前往尼泊尔或到我国西藏朝圣求法等民间交流更是绵延不绝。可以说,只有在这样多维立体的历史面相中,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近代西藏与尼泊尔的关系。

[本文责任编辑 央宗]

[作者简介] 邱熠华,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1)

①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第117页,《五世达赖喇嘛年谱》第10页。

② 有关尼泊尔朝贡使团的资料及研究,参见Vijay Kumar Manandha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Nepalese Quinquennial missions to China, 1792—1906*, Adroit Publishers, 2001;冯树清:《晚清尼泊尔五年进贡使团研究(1852—1906)》[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③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第127页,《五世达赖喇嘛年谱》第49页。

④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第143页,《五世达赖喇嘛年谱》第95页。

⑤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第146页,《五世达赖喇嘛年谱》第105页。

⑥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第142页,《五世达赖喇嘛年谱》第94页。

⑦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第198页,《五世达赖喇嘛年谱》第256页。

⑧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第200页,《五世达赖喇嘛年谱》第266页。